作为一部聚焦台湾隐蔽战 线斗争的谍战剧,《沉默的荣耀》 没有陷入套路化的悬疑叙事,而 是以历史为骨、以信仰为魂,将 吴石、朱枫等革命烈士的事迹搬 上荧幕,让那些"名字无人知晓, 功勋日月长存"的"沉默者",在 光影中重现了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剧集以 1949 至 1950 年台 湾"白色恐怖"时期为背景,还原 了"东海情报小组"在绝境中传 递情报、坚守信仰的真实历程。 不同于以往谍战剧的强情节冲 突,这部剧的"张力"藏在沉默 里——吴石以国民党国防部参

于无声处见丹心

评电视连续剧《沉默的荣耀》

□金卫

谋次长的身份为掩护,每一次在 会议室审阅战报,都要在敌人的 眼皮底下捕捉关键信息;朱枫以 商人身份为伪装,在茶馆与交通 员对接时,一个眼神、一句暗语 都关乎生死。没有硝烟弥漫的战 场,却处处是看不见的刀光剑 影,这种"于无声处听惊雷"的叙 事,更让人体会到隐蔽战线斗争 的残酷与艰难。

剧中对人物的塑造,打破了 "高大全"的英雄滤镜,让烈士们 有了更鲜活的血肉。于和伟饰演 的吴石,将"隐忍"二字刻进了骨 子里。他在办公室独处时,会悄 悄拿出藏在抽屉里的福州家乡 照片,指尖轻轻摩挲,眼神里满 是对故土的眷恋;面对特务的试 探,他始终面色平静,却在转身 的瞬间,悄悄攥紧了藏有情报的 衣角。这种细节里的挣扎与坚 定,让我们看到英雄也是凡 人——他们有牵挂,有软肋,却 因信仰选择了"舍小家为大家"。

吴越饰演的朱枫同样令人 动容。她本可留在上海与家人团 聚,却在交通员牺牲后主动请缨 赴台。剧中有一幕,她在客栈里 拆开女儿的来信,看着信上"妈 妈早点回家"的字迹,眼眶泛红 却不敢落泪, 只是迅速擦干眼 角,将信烧毁在烛火中。转身面 对特务盘查时,她又立刻换上镇 定的神情,从容应对。这种"铁 骨"与"柔情"的碰撞,让朱枫的



形象愈发立体。

这部剧最珍贵的,是它对历 史的敬畏与尊重。看完这部剧, 我忽然读懂了"沉默的荣耀"的 深意:所谓荣耀,从不是聚光灯 下的掌声, 而是明知前路凶险, 仍一往无前的勇气; 所谓英雄, 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,而是平 凡人在信仰的支撑下,活出了不 平凡的模样。如今我们身处和平 年代,或许无法体会那种生死抉 择的沉重,但那些烈士用生命守 护的信念,那些为家国统一付出 的牺牲,永远值得我们铭记。



■ 大峡谷(摄影)

前日出差路过上海,被战友老朱 留下,约我去徐家汇西岸渡口看鸟。

第二天一早,老朱开车带着我 向徐家汇方向而去。"老朱,今天到 西岸渡口能不能看到水鸟啊?"我 很忐忑,因为在高楼林立繁华与喧 嚣的城市,是难看到成群水鸟的。

老朱抬头看了看天,回答道: "现在正是看水鸟的季节,这要天 气晴朗,没有雷雨,那儿肯定会有 苍鹭、白鹭和鸬鹚等鸟,运气好,还 能看到鸬鹚捕鱼。"

我坐在副驾驶的坐位上,透过 玻璃望了望天,初升的朝阳把天际 染成了绚丽的红色,偶有飞机从空

车在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,说 话间,我们到了渡口,展现在眼前 的码头建筑,正如老朱所说,像个 飞船,加上外墙的灰色涂料,给人

面渡"看鸟

□ 陆金美

一种高大的感觉。我们沿着跑道走 到渡口附近,却看见10多台相机架 在三角架上,镜头对着江面。

我停下脚步,见老朱看向江面, 并咽下想要说的话,也朝着镜头的 方向,不由竖起了耳朵。

果然,一声长长的鸟叫声从空 中传来。很快一只白色的鸟就出现 在我的视线中,然后它越飞越低,慢 慢地落入江水中。紧接着,第二声 鸟叫响起,第三声、第四声……再然 后,一声接着一声,由远及近,由小 变大。仿佛就在一瞬间,多鸟聚集 在渡口上空,那叫声有长有短,有快 有慢,有急有缓,好像一场大型聚 会,拉开了相聚的序幕。

在渡口附近的人们都看呆了。随

着巨大的鸟叫声,随之而来的,是不 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鸟,完全看不清 有多少只,雪白一大片,从空中飘落 到江水时,水鸟们瞬间欢腾起来。它 们有的在水面上开心地振动翅膀,荡 起一圈圈水花;有的在浅滩上来回踱 步,发出清脆的鸣叫;有的低空飞行,

计小江

摄影师们忙着调焦拍片,我举起 右手,对着它们欢呼。老朱取下墨镜,

只可惜,一艘游船从远处而来, 警惕性很高的水鸟, 立即发出清脆的 叫声,随后纷纷从江水中腾起,然后越 飞越高,慢慢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水鸟飞远, 观鸟的人们逐渐散

那模样,满是抑制不住的欣喜。

另一手叉着腰,望着江面上的水鸟。

去。战友老朱又戴上墨镜, 哼起了 《观鸟》歌:"看云霄落在羽翼上,鸟 瞰着人群也匆忙, 飞过千层林万里 水自遥望……"

老家嘶马(原名郭家庄),相传 岳飞曾在这儿拴过马,因战马嘶鸣 而得名。为扬子江边一小镇,因发 生塌江事件,面积缩小了,现成了 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嘶马村。这么 个小地方, 却出了一道名菜: 嘶马 拉豆腐。它是淮扬菜系中,一道美 味佳肴,可与扬州狮子头媲美。

嘶马拉豆腐的由来,可追溯至 南宋时期,传说由当地禅寺僧人创 制。主料为盐卤老豆腐一块,配以 香菇、竹笋、菠菜等食材,经三次勾 芡与三次素油烹制,通过"拉"的技 法,将豆腐拉成线,分阶段打入白 糖、酱油等调料……成品表层复盖 琥珀色麻油,下层呈现腐乳白、竹

嘶马拉豆腐

□ 刘希涛

笋黄、香菇褐的效果,品尝一下,如 脂羹般美不胜收。

注意,刚端上桌时,千万心急不 得! 因其表面被一层油封住,看似不 冒热气,内里却炙热滚烫,一不小心, 就被烫了舌头。俗话说:"心急吃不得 热豆腐",说的就是这种拉豆腐。

乡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: 一 次,李鸿章在洋人处受招待,见端上 桌的是一盆冒烟的洋玩意儿(冰激 凌),从来没有见过冰激凌的李鸿 章,犹豫了半天不敢动筷……受到 一桌洋人的耻笑。回来后,李鸿章

越想越气,便吩咐随从去请做嘶马 拉豆腐的师傅来,再回请洋人…… 洋人见端上桌的是一盆色香味俱 佳、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,便迫不急 待地一勺吞下,只听"啊呀"一声,已 烫坏了他的舌头, 当场狼狈不堪! 李鸿章见状哈哈大笑,也算报了一

每次回乡,亲友们总忘不了在饭 桌上, 把这盆拉豆腐放到我的面前, 让我又品尝到了家乡的滋味……如 今,年纪大了,腿脚不利索了,回乡的 次数也少了……亲友们有便车来沪 时,便把拉好的豆腐装在一个闷锅 里,经过近300公里的驰驱送上我的 餐桌时,哈哈,还是热的呢。

一场秋风一场雨, 天气骤 冷下来。翻朋友圈时,看到好友 殷先生发了张照片——照片里 一只黑色的"鸣虫"死在了木质 的小笼里, 笼底还散落着几块 残留的食物。照片配文就一句: "骤冷天一脚去!一路走好进极 乐世界。"字里行间的怅然藏都

藏不住,我忍不住留言:"这般情分,该写几 句悼词才好,不然它走得也太冷清了。"

本是随口一提, 没成想殷先生真的写 了,落笔还这般动情。那短短几句悼词里, 满是真切的惦念:"寂寞时陪伴, 忧伤时不 扰。振翅而歌,为我鼓劲,永别时侧卧,凸现 硬朗风骨!"读着读着,心里忽然一暖。先前 只当是人与虫的寻常相伴,此刻才明白,那 些秋夜里的鸣唱,哪里是简单的声响,那是 慰藉,是陪伴,是无声却温热的共鸣。

"老伙计,丽音永存,天国快乐。"末尾 这句,没有过度的悲戚,只有珍重与祝福。 忽然觉得,这场告别哪里算冷清,分明是 最郑重的送别。一只蟋蟀的生命或许短 暂,可因这份记挂,便有了重量;一段相处 或许无声,可因这份珍视,便有了温度。

原来陪伴从不论物种,也无关长短。 它可以是秋夜里的几声振翅, 是失意时 的默默相守,是把"老伙计"三个字搁在 心上的认真。而对待生命的温柔,从不是 对万物的泛泛怜惜, 是哪怕面对一只蟋 蟀的离去,也愿意用笔墨为它留痕,用心 意送它远行。

想来,这秋夜曾因这只"歌者"多了 几分暖意,而这段关 于告别的故事,也让 寻常日子里的陪伴, 越发显得珍贵。

